

小 桂 子

王

南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4 •

小 柱 子

著 者	王 南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查號 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印 刷 者	大 東 印 刷 廠 (上海安慶路二六八弄一七號)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書號(701) [I II 109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67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7/8
1954年11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22130冊

定價 3,700 元

內 容 提 要

作者在他這八篇小說裏，企圖通過生活、通過藝術的形象，宣揚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。

前七篇都寫於一九四三年內，取材有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軍民的生活，也有抗日戰爭前夕的生活。其中『小柱子』曾被蘇聯同志譯成俄文刊行。

『隊長』一篇寫於一九五〇年，作者企圖向讀者介紹一位看似平凡而實際是具有樸實、機警、聯系羣衆、熱愛同志等品質的共產黨人。

目次

槍	一
小柱子	一五
旅途的一夜	三三
洋狗	四二
扒手	五四
友情與敵意	七一
槐花	八五
隊長	九七
跋	一二三
重印後記	一二四

槍

一

『老鄉，借你家扁担用用！』

新戰士李來雙接連叫了幾聲，沒人答應。太陽斜照在東房的屋脊上，院子中央躺著兩堆蒿草，等候著人來收拾牠，大概房東一家人都上地裏剝菜去了。

只有西屋的房門敞開著，裏面住的隊伍，也都到田地裏幫助老鄉們生產去了，留下炕上睡著的一個病人。

一看那個病人，李來雙駭了一跳，不由的頓時頭髮一豎。病倒了的正是自己的仇人張錦田。爲啥在歡迎新戰士的大會上，沒遇見他呢？難道那時候他已經在害病？……幸而兩人雖是同在一個連，駐紮一個村，可是不在一個排。

這時候，本來可以悄悄走出院去的，但是有一種可怕的、痛苦的、然而又是看不見的『磁力』，吸引李來雙呆呆地站在院裏。

在李來雙的村裏，張李兩大姓是太不和了，張錦田家和李來雙家，更是結了好幾輩子的仇。小時候，李來雙趕着牛都不打張錦田家住的那條街走，甘心繞着遠路趕回來；以後連兩家的牛都習慣了不走仇家門口的路上過。

兩家幾輩子的男人，永沒有到一起吃過一頓飯，哪怕是到別人家裏宴會，擺筵席的主人也知道把張李兩姓的人，不分配坐在一張桌上……幾輩子了，兩家的女人也沒有交換過一句話，儘管每天都得到村邊上一條水渠裏去淘菜；如果遠遠望見你家的人先到了，我便扭身回來，或者就繞到水渠上流去淘菜，而你家淘菜的人，看見被我淘菜變了色的水，流到自己的眼前了，便向渠邊緣唾一口涎水，罵一句粗野的話，把沒有淘完的菜，頂在頭上的筐子裏，拿回去用缸裏的水再淘。

兩家的人，輕易不動嘴不動手，都怕一打起來要出人命案。

村裏的農救會、婦救會，甚至區上的幹部們，爲這事都給解勸過，可是都沒有效：當着大方面，彼此都說沒啥嫌隙，轉過臉，平日該怎的還是怎的，一切照舊。

這時候，李來雙朝四外望一下，太陽光已經從東屋的房脊上溜走了，東屋門上和北屋門上，都掛着一把鎖，西屋炕上的病人，緊閉着嘴，皺着眉毛的臉，使他覺到憎惡，却又滲雜着說不出的快活。他周身打個冷戰，喊了聲：

「張錦田！」

沒有答應。

「張——錦田！」

聲音有些發顫。然而照舊沒有得到回應。

他，突然三步變作一步地竄上炕，摘下掛在張錦田鋪位的牆壁上的槍，輕輕跳下炕就出來了。雖是新戰士，但是已經學會揹槍，把皮帶往右肩膀上一挎，出了大門，轉身向屋後一大片玉茭（玉蜀黍）地走去。

西房和院裏都沒一點響動。萵苣菜靜靜的在這黃昏裏顯出暗綠色來。

二

夜晚，開軍人大會。起先，大家站成橫隊。

連長、政治指導員、陪着營的政治教導員走過來。

連長在隊前向大家宣佈：三排七班長張錦田同志丟了槍，應當受到嚴重的處罰！李來雙站在本排的最後邊，聽見這話，忍住心裏的笑把頭低下了。連長接着講：「張錦田同志，原來準備明天送他去住醫院，現在發生了這樣的事情，到底該怎麼辦，我們聽候上級的指示。現

在先讓他向大家報告丟槍的經過，接着大家對這件事情發表意見，最後由教導員同志作結論。」

有人搬來一把靠椅讓張錦田坐下。他手裏拄根竹棍子，在黑下來的天光裏，包在頭上的毛巾，越發顯得蒼白。

「首長們，同志們，我犯罪了！違犯了我們革命軍隊的紀律！我丟了槍！」他用啞啞的聲音說，「這要是在別的隊伍裏，只有槍斃，我的大哥就是這樣死的……可是，現在上級還允許替我考查，班上的同志，都替我着急，我……」他忽然感動得說不出話來，向大家行了個舉手禮，雖然他並沒戴軍帽，「我，我在這裏向首長們、同志們敬禮！」

除了政治教導員，誰也沒有答禮，但大家都很感動的。接着他述說自己起先怎樣睡不着，後來房東家裏人去地裏剷菜，臨走託他照看門子，他看見槍還好好的在，房東家裏人往回送萵苣菜，自己就不知道，大概這時候才睡着的；等醒來一看，槍已經不見了。

關於丟槍的情形，他不能再多說出什麼來。連長吩咐一個同志把他攙扶回去。

李來雙心裏感到輕鬆；但是，看見政治教導員、連長、政治指導員和大家對張錦田的同情和愛護，又使自己有些說不出來的駭怕。

接着連長叫大家解散，圍成圓圈坐在地上，進行討論。

發言的人很多：有的講到爲什麼我們勞動人民的隊伍，應該特別愛護武器，好好地保管牠；有的述說從前自己丟失武器的經驗教訓，一點不隱瞞當時自己的粗心大意和受到怎樣的批評處罰……這使李來雙很驚訝：人又不傻，爲啥把自己這類事也拿來當着大家講呢？可是看看他身邊的人，却誰也沒有露出驚訝的神氣——這使得他更加驚奇了。

後來有個人講：這件事若不是漢奸特務分子幹的，就是和張班長有仇的人幹的；——他想利用革命隊伍的法律，來要張班長的腦袋——其實這種人，爲了私仇，偷革命軍隊的武器，陷害抗日軍人，不管他怎麼說，「客觀上」已經和漢奸特務分子一個樣！抓着這流人，要重重的辦！

李來雙大吃一驚，可是，這時候他身邊一個戰士，一衝就站起來發言。月亮已經上來了，這個人又瘦又長的影子，在人圈裏一捩一捩的，他說：

『我和張班長不團結，這事是有的，但是我不是漢奸特務分子，我不要殺張班長的腦袋，爲啥一說仇人，大家就把眼睛望着我？不錯，我犯過嚴重的錯誤，偷着把張班長新買的洋瓷碗，用石頭砸壞啦，把他剛打好了的一隻草鞋，偷偷丟在河裏，讓水給漂走了……可是，這些事我都承認過了，受了「教育」，並且那時我參加隊伍不久，「政治不開展」，狹隘意識，現在，我是這樣嗎？』他氣憤的摘下軍帽來，兩隻胳膊在月光裏一甩一甩的，『我是不夠進步，

可是說我能幹出漢奸特務分子那流事，我不服！那我也不配當一個八路軍！」他很莊嚴的一屁股就坐下來，而且怒氣冲冲地把眼光向四周圍射掃一圈，當他的眼光碰到李來雙臉上的時候，李來雙連忙把頭低下來。

政治指導員發言了，講了許多，最後他說：『今晚發言很普遍，現在希望本連新來的同志們發言，我想大家一定很喜歡聽聽你們的意見。』

果然大家鼓掌歡迎。

於是新戰士們挨次地講話，有的已經學會說『我補充一點意見』和『希望大家給我一些批評。』

李來雙挺着急，本連新戰士，只有七個人，再隔過兩個人就輪到自己，心像水磨上的羅一樣，在胸膛裏撞得『撲通！撲通！』的響。盼望別人講得時間長些，偏偏都講得不長，而且好像越是後幾名，講得越短越快，……臉燒得發痛，汗濕淋淋的順着脊梁溝朝下淌。第五個第六個人，不知什麼時候講完的，只聽見政治指導員大聲說：

『現在只有李來雙同志還沒有發言，大家歡迎！』

一陣掌聲，夾雜着嘻嘻的笑聲，不知道是誰還喊了一句『不要羞羞答答的！』他知道，只要自己一站起來，大家會立刻靜靜下去，可是兩條腿顫得在褲子裏發抖，急得沒法，先把帽

子摘下來，於是覺得腦袋像一個熱饅頭。

他站了半天，想等心跳得緩和一些再張嘴，可是跳得却越來越厲害，像是只要等自己一張開嘴，這顆心就會從嘴裏跳到這月亮地裏來。大家又一遍鼓掌歡迎，三百來隻眼睛全望着自己，那笑嘻嘻的神氣，在李來雙看去，好像表示說：『好，誰叫你偷他的槍，看你怎麼說！』

政治指導員制止了大家的叫嚷，於是四周靜寂寂，過了一兩分鐘，李來雙才說話：

『報告指導員，我，我真沒有偷七班長的槍！……』聲音細得像從牙齒縫裏擠出來的，然而大家都聽清了，而且惹起一陣笑聲。有人在生氣地喊：『笑什麼！聽他講下去！』可是政治指導員却微笑着把手掌向李來雙這方面按一按，表示讓他坐下，說：『好，我知道你，你不用再講下去了！』

別的新戰士坐下時，附近的人都向他多多地鼓掌，稱讚講得好。可是李來雙坐下的時候，附近的人是什麼樣子，他不知道，只覺得月亮光照得他眼睛有些發花。

政治教導員的結論，他一句也沒聽見。

這夜，他夢見自己『開小差』又被人捉回來。夢，胡纏着，一直沒睡好。

張錦田去住醫院已經快夠一個月了，丟槍的案子，始終沒查出來。沒有人會疑心到李來雙，可是大家爲這件事着急的情形，他是清楚知道的。每次上課，講到革命隊伍比起反革命隊伍更應該特別愛護武器的時候，他便覺得自己作了『從來沒有這樣錯過』的錯事。

同志們時常拿他那晚討論會上的窘態，來開玩笑，模仿他那不正確的立正姿勢說：『報告指導員，我，我真沒有偷七班長的槍……』接着對方總好問：『李來雙同志，你真沒有偷七班長的槍嗎？我們就不相信，還是坦白些……』話沒說完，大家又無意地鬨笑起來。

這樣的情境，使他很不好應付。這天當晚，總比平常要遲睡着些，躺在舖上，盤算怎樣來了結『這件事情』。現在，不是怎樣陷害張錦田來『報仇』的問題，反而是怎樣來替自己『解圍』的問題了。

他在村裏，可以抓住『漏空』就狠狠地給仇人一個打擊，可是在這裏，張錦田似乎變『大』了，或者說是什麼看不見的『大』東西裏邊的一個，因此，不容許自己抓漏空給張錦田一下。這個『大』東西是什麼呢，他只能感覺到却說不出它的名字。

有次，一位同志又開玩笑，說：

『李來雙，講老實話，你真沒偷槍？坦白的說！』

『就算我偷了，你們說，我該怎麼個坦白法？』他故作正經地反問，而且等候回答，可是大家說着『對不起你，我們不該老拿這話來和你開玩笑』，都腼腆地走開了。

這道歉，證明也像那晚政治指導員所說『我知道你』一樣，別人並不知道自己幹的壞事。這在現在，不但不使李來雙暗地喜歡，反而難受起來。

張錦田從醫院回到連上了。當天吃晚飯的時候，李來雙碰見他，本打算扭過臉去，裝做沒看見，可是張錦田却笑嘻嘻跑過來和李來雙握手。

『住在醫院才聽見你的名字，仔細一打聽，才知道真就是你……現在咱倆是同志了，以前有啥對不起你的地方，請你饒了我！』緊緊的握着手，笑瞇瞇的點着頭。

『你，你，你的病好啦？』李來雙把肚腸都搜得翻轉過來啦，才尋到這們一句話。

『病是好啦，只是害病的時候真倒霉，把槍丟了！』隨着自怨自責的聲氣，臉上一層不愉快的陰雲，遮蔽了剛才的嘻笑。

第二天的傍晚，張錦田帶着一個紙包到班上找李來雙，一面關心地打聽李來雙參軍以後的生活，一面打開紙包，將裏邊的一條新毛巾和一塊『新華』肥皂取出，向他身前一推說：

『李來雙同志，這是住醫院時候，別人慰勞我的，我已經有了，這份送給你用罷！』

談了半天，總是張錦田在講話，李來雙很少作聲，有也只簡單的一兩句。張錦田並不疑心李來雙冷淡自己，反而熱心地向他講解這，講解那，時常參雜幾句四川省罵人的粗野話。這種熱心使李來雙惶惑的站在張錦田面前，呆呆地看着對方的臉，對方却以爲李來雙在用心地聽，更加熱心起來。

李來雙把張錦田送走以後，一個人坐在鋪位上，皺着眉毛，把那條毛巾和那塊肥皂，擺弄了半天，他想到這是張李兩家頭一次送禮物，是受下呢還是退回去……他想到很多，連這些東西該值多少錢，他都估計了；最後還是用原來的這張紙，把東西包好，收進新領來的布掛包裹。

從這天起，張錦田常來找李來雙一起去河裏洗衣裳、談天、遊耍、幫助他學習功課。有時偶然也談到兩家鬥氣的事情，這時候張錦田總是擺出一副鄙笑的神氣。

有天他手裏拿着封信跑來對李來雙說：

『好了，他們也該團結進步啦！』

『他們？誰？』

『咱們兩家那一夥人。』

『咱們兩家怎麼啦？』李來雙有點驚惶。

「我老三來信，說村上幹部們又在給咱們兩家「說合」，咱們倆也寫封信回去勸勸吧，我看這回也許能成事，老三信裏就沒啥頑固勁！」他笑了笑，接着把家信上面的話，唸了五六句給李來雙聽。

李來雙惶惑地盤算往不住家裏寫這樣的信。

『這沒有什麼！』張錦田已經猜破李來雙的難心，『咱倆團結了，難道還能瞪着眼睛讓咱們倆的家不團結？這信我先寫，批評我的家；你的信，你就說是我求你寫的，你看這樣好不好？』

『好是好，我只怕人家笑話我。』李來雙沉吟地說着，腦裏浮現出村裏那羣好鬥氣的人們的姿態。

水碗被碰倒了，水在桌面上流着。張錦田就用家信擦着水，隨即將濕信紙搓成個團，甩進炕洞裏。

李來雙驚異地看着他的這些動作。

這天晚晌，張錦田拿來兩封信，一封長的寫給家裏，一封短的寫給村上的幹部們。

第二天清早，連同李來雙請文書同志代寫的家信，一起交給政治指導員寄出去了。

『我吆呼你總是同志，爲啥你總不拿同志吆呼我？』有次，張錦田像發現了新鮮趣事樣

的問李來雙。

『有點叫不慣……』李來雙臉紅了。

『可是爲啥能吆呼別人呢？』

『你是從前的熟人，熟人怪不好意思。』

『哪？那二連的金保則同志不也是咱們村的嗎，可是你叫他同志，叫得怪自然的呢。』

李來雙默默的低了頭，半天纔說：『說老實話，老張，我還不配給你當一個同志呢！』說完，頭又低下去了。兩隻蒼蠅在他頭頂上飛擾着。

張錦田看見李來雙像有什麼心事難受，邀他到河邊上去散散心。在路上，李來雙突然問：

『老張，你丟槍那回事怎麼辦啦？』

『上級看我住醫院剛回來，還沒找我談話，處分是應該受的……』看見李來雙奇異的表情，張錦田改換柔順的語調繼續說：『同志，別爲我耽心，我是這樣一個人：自己作錯了事，別的同志不知道，不批評，我心裏反倒難受。』

這天晚晌，李來雙又沒有睡好覺。

張錦田在他從醫院回來恰好夠兩個星期了的那一天，跑來找李來雙。他背後跟着一個手裏拿着封信、肩上揹着條槍的戰士；他一見李來雙，就緊緊握住李來雙的手，說：